

我喜欢在月夜里遐思，吟咏“明月何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名句，
但今，眼前浓浓的夜色，皎洁的月光，闪烁的星星，
并没有引起我的联想。那深邃的穹苍中，令人神往的“鹊桥”上，
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古老传说，
也没有勾动我对远在他乡的妻儿的情思。
此刻，我眼前老是浮动着，浮动着——片片绿叶，
树的，花的，草的绿叶！呵！绿叶！为人们所司空见惯，
极其平常的绿叶！那是在史无前例的寒冬里，我出差路过旧市，
顺便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踏着冰冻的大地，迎着凛冽的北风，
来到熟悉的小屋前，意外的情景却使我惊呆了。

李 果 著

微言掇拾

我们单位办公楼前的院子里有一棵紫丁香。每年四五月份，暖融融的春风一吹，丁香树上便缀满了累累的花蕾。这以后，或许是在一个黎明，或许是一场春雨之后，那一树丁香花便吐芳溢香，绽开了笑脸。这时候你若从树下经过，老远就会闻到淡淡的丁香花香。清晨，你推开窗户，凉丝丝的春风带着阵阵的馨香扑面而来，更会使你感到心旷神怡。

甘肃文化出版社



甘肃文化出版社
“是，绿叶！”他眼睫毛里滚动着泪花，
极其虔诚地用毛巾把叶片上的水珠擦得再干，
然后小心翼翼地夹在一本书里。临走时，他问我：
“什么是自然界最伟大的作用？”我茫然了。他却微微一笑，“是光合作用，
绿叶的光合作用。我们从绿叶中，看出了生活的活力，
不！看到了生命！
当春天再次来临的时候，生命会在绿叶中获得再生！”
是啊，在风和日丽的春天里，

李果 著



微言掇拾

我们单位办公楼前的院子里有一棵紫丁香。每年四五月份，暖融融的春风一吹，丁香树上便缀满了累累的花蕾。这以后，或许是在一个黎明，或许是一场春雨之后，那一树丁香花便吐芳溢香，绽开了笑脸。这时候你若从树下经过，老远就会闻到淡淡的丁香花香。清晨，你推开窗户，凉丝丝的春风带着阵阵的馨香扑面而来，更会使你感到心旷神怡。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微言掇拾 / 李果著. —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80714-480-9

I. 微... II. 李...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9803 号

微言掇拾

李 果 著

责任编辑/车满宝

封面设计/徐晋林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邮政编码/730030

电 话/0931-845487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

厂 址/兰州市天水北路 438 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字 数/339 千

印 张/13.5

版 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80714-480-9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闻李果小友《微言掇拾》出版

赠诗以贺

(2007年1月)

忘年相交三十年，
孝亲重友情谊绵。
才高智睿人勤奋，
笔削著书两欣然。

——尹善三



欣悉拙吟《雪泥鸿迹小集》有望付梓

赠李果同志

(1993年2月)

黄沙碧海鹭江帆，
鸿迹雪泥风雨淹。
拾贝愧无斑斓色，
凭君剞劂再而三。

——林家英

再为文苑添芳芬
——写在李果老弟新书出版时

(2007年4月)

文场结交三十春，
同心驰笔苦耕耘。
汗水凝成文百卷，
心血铸就书等身。
早年已立青云志，
今世不改冰壶心。
贵在身退人未老，
再为文苑添芳芬。

——田企川



作者和夫人孙静庄

李果，编审。系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员、甘肃作家协会会员等。甘肃灵台人。生于1947年。70年代开始文艺创作，发表散文、小说、杂文、书评、论文等200篇；演出播映小歌剧《青春红似火》《棋盘地》《一块血泪斑斑的银元》等，电视片《青春，在白发中焕发》；出版图书《铁笏尚书》《王乐天传》（合著，执笔）（均为甘肃人民出版社）、《微言掇拾》（甘肃文化出版社）、《马占鳌传奇》（第一作者，敦煌文艺出版社）、《启世箴言》（第一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长寿箴言》（第一作者，甘肃人民出版社）及《老年学辞典》（主编之一）、《老年学基础》（主编之一）、《中国养生文献全书》（执行副主编。均为甘肃人民出版社）等十余种。

目 录

绿叶啊,我赞美你	(1)
志在高山流水	(6)
丰收曲	(11)
黄河,你乖乖地流淌	(14)
悲喜的泪	(16)
清幽的紫丁香	(22)
飘啊,红风箏	(25)
我汇入清晨和傍晚的车流	(31)
手的回忆和遐想	(35)
清风拂动的月夜	(37)
故乡的小路	(42)
只因有了他	(45)
红布皮日记本	(69)
重逢	(89)
新快嘴李翠莲	(119)
灯光	(143)

贵客	(148)
“洛岛红”回来了	(155)
灯光月光下	(157)
金大明和他的妻子	(160)
比翼齐飞	(163)
“疲民”、“疲官”之类	(167)
编辑都来读自己编的书	(169)
“伯乐奖”小议	(172)
为祖国甘愿吃苦	(174)
来者可追	(176)
莫当“泼皮牛二”	(178)
由李翠莲产生的联想	(180)
也从左思《三都赋》说开去	(182)
曹操的“疑”与“不疑”	(184)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186)
不畏“掣肘术”	(188)
庸人无常志	(190)
书评的“局里”和“局外”	(192)
说“法”	(194)
“铁门限”与“退笔冢”	(196)
广告小议	(198)
车铃的变异	(200)

忧国忧民情常在

——简析杜甫的最后一首诗

光彩耀目的咏老诗

(202)

——简析曹操的《龟虽寿》	(208)
台湾当代作家白先勇的艺术风格	(213)
英雄的土地,英雄的人民	(225)
愿雏鹰飞得更高	(228)
陇上风物使人醉	(230)
新一代奋进者的足迹	(232)
“洮河绿石含风漪”	
——冯延登《洮石砚》赏析	(234)
实践与探索	
——读路易·艾黎《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	(236)
一部有见地的人口学理论著作	
——评梁中堂《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	(239)
弄潮儿的礼赞曲	
——杂文集《弄潮集》欣赏	(244)
老龄——世界面临的新课题	
——读(美)克伦塔尔《老年学》	(246)
“拓荒者”新论	
——评《曹雪芹的早期传奇创作》	(249)
谈谈撰写革命回忆录的主导思想	
——编辑札记之一	(253)
试论传记作品和其真实性	
——编辑札记之二	(258)
从《华池县志》看新编地方志的“三新”	(264)
新技术革命中我国出版业发展对策探讨	(272)
浅谈出版社进入市场后的几个问题	(279)
论市场与出版的矛盾及其调整	(284)

浅论出版社的“双效益”目标管理	(289)
优化选题是一项系统工程	(296)
对我国出版业总体水平的市场定位	(302)
“入世”的影响与出版业的战略整合	(315)
出版社是否还需建立发行“中盘”	(324)
我国图书发行市场的分割与对策	(329)
赵子明回忆兰州地下斗争	(339)
就“连锁信”答青年	(355)
杂文的主题提炼	(358)
瞻仰高金城先生碑志	(364)
“甲子”不兆吉凶	(367)
共产党员的正气歌	
——“兰州越狱”斗争纪实	(370)
放得开·顺乎自然·心灵美	
——访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	(385)
方志学家章学诚	(390)
从夫妻在家庭中的责任说开去	(402)
王充的养生思想	(405)
“清静为天下正”	
——浅谈老庄的养生思想	(409)
“至简至易之妙诀”	
——介绍冷谦和他的《长生一十六字妙诀》	(413)
四季养生与秋季养生	(417)
宽心返童寿自长	(421)
跋	(424)

绿叶啊，我赞美你

我喜欢在月夜里遐思，吟咏“明月何时？把酒问青天”的名句。但今天，眼前浓浓的夜色，皎洁的月光，闪烁的星星，并没有引起我的联想，那深邃的穹苍中，令人神往的“鹊桥”上，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古老传说，也没有勾动我对远在他乡的妻儿的情思。此刻，我眼前老是浮动，浮动着一片片绿叶，树的、花的、草的绿叶！

呵！绿叶！为人们所司空见惯、极其平常的绿叶！

那是在史无前例的寒冬里，我出差路过 H 市，顺便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

踏着冰冻的大地，迎着寒冽的北风，来到熟悉的小屋前，意外的情景却使我惊呆了：年久失修的宿舍内外，墙壁上，门板上，玻璃上，床头上，糊满了一层又一层大字报；陈旧的书架被推倒，踏成了碎片，书和各种玻璃、陶瓷器皿的碎屑搅合在一

起，上面留下了泥污的皮鞋印……

脑后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响。猛回头，迎着我的，是一张质朴、和善、瘦削、苍老的脸。那为我十分熟悉、十分尊敬的老人似乎稍微一怔，迅即无言地把头扭到一边去。然而他那脸部肌肉的抽搐、目光惊异的一瞥、嘴角微微的一动，分明已把那无限的痛苦、满腔的悲愤、无法诉说的深情全部倾泻了出来。我心里不由地一酸，抢上前去一把扶住了他的手臂，垂头低泣了起来。

“噢？”他那呆滞的目光不动了，突然松开手，弯下腰去，从一堆近似泥的土中扒拉出了几块什么东西，用清水冲了一遍又一遍。

“呵？绿叶？”

“是，绿叶！”他的眼眶里滚动着泪花，极其虔诚地用毛巾把叶片上的水珠擦了一遍，然后小心翼翼地夹在了一本书里。

临走时，他问我：

“什么是自然界里最伟大的作用？”

我茫然了。他却微微一笑，“是光合作用，绿叶的光合作用。我们从绿叶中，看出了生活的活力。不！看到了生命！当春天再次来临的时候，生命会在绿叶中获得再生！”

是啊，在风和日丽的春天里，每个人的确可以看到大地的复苏、生命的再生。

那是在三十年前，一个春天的早晨，熬过严寒的大地解冻了，春光明媚，莺吟燕舞，刚从老家来到这个城市的我和小妹，看到公园里的什么都觉得新鲜。

那几天，湖边的杨柳树才绽开一丝丝嫩绿的小芽，碧桃刚刚露出了一丁点粉红的花苞；可那玻璃镶成的房子里的花，却红的似火，绿的欲滴，使人越看越爱。

“呔！住手！”当我的小手刚揪下一片绿叶，还来不及摘下

顶头那朵又红又大的绣球的时候，猛听到身后一声大喝。

我哇的一下哭出了声，飞快地扑到了母亲怀里。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瘦削的大人。他带笑的眼睛里似乎有一种威严，或者是痛惜的神色。可是他还是伸出了双臂：

“来！伯伯抱你！别哭，别哭。小朋友，要听话，别摘花。嘿嘿，笑了，笑了。”他歪着脑袋直瞅我，十分有意思地逗我笑。可我不想笑。我问他：“不就是一片叶吗？干吗那么凶？”

“哈哈哈，傻孩子，没有绿叶，哪来的红花哟！”他笑得前仰后合。笑了一会儿，才从地上捡起那片叶，用手帕包住，放在兜里。

“伯伯给你讲个故事，好吗？”

“嗯。”刚才他还吓我哩，于是我带理不理地哼了一声。他却不理睬这些，朝我笑了笑，讲了起来。

“很早以前，红花和绿叶是亲姊妹俩。绿叶是姐姐，红花是妹妹。姐妹俩到一起，谁见了谁夸，都说：哟，多漂亮的一对儿呀！后来，红花妹妹想：姐姐有什么好看的呀？她不就是一片绿叶吗？你没听人们常说，多好看的花呀！可是从没听人们说，多好看的绿叶呀？漂亮是说我嘛，哪有她的份呀。于是，红花妹妹就闹着和绿叶姐姐分了家。起先几天，红花妹妹吃着姐姐早些时间打的粮食，喝着姐姐前些时间才挑的水。等到那点粮食和水吃完喝完，红花妹妹只好饿着肚子，人也一天比一天瘦了、难看了。绿叶姐姐呢，自己种粮食吃，自己挑水喝，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越长更好看了。小朋友，你说说，这是为什么呀？”

“妹妹不会劳动呗！她不会种粮食，不会挑水嘛。伯伯，现在，红花妹妹和绿叶姐姐又好了吗？”

“好了，好了。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在杨柳吐翠的小树林边，他笑咪咪地朝我摆了摆手，走了。

打那以后,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在寻找那个瘦弱,又颇有点“厉害”劲的“伯伯老师”,因为那天,我看见他衣服口袋上面别着个小铜牌。爸爸告诉我,那是校徽。老师是红底白字的;学生是白底红字的。

童年的岁月一晃就过去了。在一个金秋的季节里,我跨进了中学的大门。

上第一节课的时候,班主任老师给我们每人赠送了一枚书签。奇怪的是,那书签的模样、颜色,甚至连最细最细的茎丝,都和真正的绿叶一模一样。

我诧异地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盯着站在讲台上正在讲话的老师。他那瘦弱的身影,在晨曦的辉光中,如同一座大理石浮雕,显得那么庄重、那么静穆。望着他那充满慈爱和智慧神采的眼睛,我心里悠然而生敬意。

“……这就是绿叶的品质,这就是绿叶的风格:无私、勤劳,热爱生活,任劳任怨,从不居功炫耀自己。同学们,赞美绿叶吧!像绿叶那样学习!像绿叶那样工作!像绿叶那样生活!”

从这时起,我不再寻找“伯伯老师”了。我终于渐渐醒悟: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就是由无数的绿叶来组成,来支持的吗?绿叶是天空,绿叶是大地,绿叶是海洋。我所要赞美的,是每一片绿叶,是所有的绿叶。绿叶勤劳,他们不停地耕耘生活;绿叶智慧,他们那一双双灵巧的手,用最浓最美的颜料装扮生活,编织动人的生活的花环;绿叶崇高,他们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人们。有人说老师是红烛,照亮了别人,消耗尽了自己。我说老师是绿叶……我们的学识、道德、本领、技术……无一不是受之于师长的。

在一个十分沉痛的时刻,我赶到医院去和一位饱受“四人帮”残害、身体极其虚弱的老师告别。老人正处在弥留之际,雪

白的被单覆盖着他遍体鳞伤、骨瘦如柴的身躯。他已经不能说话，可他的脸色却是那样的平静、那样的安详，好像他不是就要永别这个世界，而是去一个遥远的地方讲学，不久还会再回到大伙身旁一样。

这是一个孤独的老人，他没有一个子女。可是连续几个月内守侍在他身旁的儿女却超过了千人！

当着一张张泪脸凝视着他，当着一双双青春的手握住他的手臂，当着一簇簇鲜红的苹果堆满了床头柜上下，当着一张张奖状、立功喜报、命名书……雪花般地飞进病房，当着一项项科研和技术革新成功的喜讯翻山越岭飞传而来的时候，他笑了。笑得那样舒心、那样甜蜜，因为他懂得，他的精力并没有消耗殆尽，他的理想、情操，他的抱负、事业，将在这些年轻人中得到永生。这恰如绿叶永恒的生命，将在万紫千红的花朵中，在传宗接代的绿叶的海洋中再生一样。忽然，我又一次想起了红花和绿叶姊妹俩的故事，想起了那把色彩、把赞誉、把爱慕给了花朵的绿叶。人们曾经用优美的辞藻讴歌过牡丹的名贵、昙花的妩媚，用华丽的诗句赞叹过菊花的千姿百态、梅花的傲霜斗雪。但是，人们可曾想到过绿叶？可曾想到过这万花之本、万卉之源的绿叶？可曾想到过这甘愿做陪衬、甘愿做配角、甘愿做人梯，默默无闻，极其普通，然而又十分伟大的绿叶？

我们应当懂得，没有绿叶，就没有花朵；没有绿叶，就没有春天；没有绿叶，就没有生命！就没有整个人类！

我要大声宣称：我赞美您——绿叶！我赞美您啊——敬爱的老师！

（作于1980年8月）

志在高山流水

我不时回想起故乡，和故乡的金哥岭、玉女峰，以及从它们脚下流过的九曲河来。

一个碰巧的机会，我终于又一次回到了故乡，回到了玉女峰下、九曲河畔。

九曲河宛如一条波光荧荧的玉带，横卧在烟雨苍茫的高山峻岭之间；一路欢唱着，转过九个弯，方从葫芦峪的山口里泻出，而后，又沿着金哥岭、玉女峰脚下平缓的河床，慢慢地向远方流去。

九曲河两岸突兀直起的两座苍翠的青峰，是古老传说中金哥和玉女的化身。这一对恋人，隔河相望，两情依依。你若不信，请看那“云鬓石”、“齐天壁”、“擎天柱”好了。

玉女峰上那块墨黑发亮、形状确实有点稀奇的石头，据说是玉女高挽起的云鬓；那在风里阵阵作响的三四棵参天大树，不就是玉女华发上别着的碧玉簪？而隔河金哥岭上平坦宽阔、拔地耸立

的“齐天壁”，象征着金哥博大的胸怀；两侧直刺青天的“擎天柱”，是他伸出的双臂——期待情人投入自己的怀抱。

九曲河悠悠流长。那潺潺的流水声，仿佛是玉女在低声啜泣。九曲河有时也会发出连天的涛鸣，那，不正是金哥悲愤的呼喊？“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老的悲剧哟！曾勾动了多少情人的情思，面对绵绵青山、悠悠绿水，一倾衷肠！

“哟！又在这发思古之幽情了吗？！”

猛然转过身来，见黄河水利委员会九曲河水文站的林娴静大姐笑吟吟地站在眼前。

“好啊！又是你！老老实实给我交代！今天你第几次来了？”我故意朝她拌了个鬼脸，嘻嘻哈哈地同她开起了玩笑。

“三次！咋的？死丫头！看你年纪轻轻的，鬼心眼倒不少。留着吧，留着将来去管教你那一位！”

晚秋的风吹皱了九曲河水。风张着林大姐整齐的剪发。她那匆忙顾盼的目光、焦躁不定的神色、紧拧在一起的眉头，似乎都显示出她有什么心事。

“说真的，我们老李没来过？”林大姐朝对岸瞅了瞅，焦急地问。

“来过了。”我故意逗她。

“人呢？”

“化装去了。”

“画张？要画张干什么？”

“演戏嘛。”

林大姐疑惑地摇了摇头，聪慧的大眼睛骨碌碌一转，突然恍然大悟地“呀”了一声，眉眼一低，猛地朝我扑来。

“好演‘金玉配’嘛！这儿有绝妙的天然舞台！”我早料到了她这一着，话一吐出口，连忙拔腿就跑。